

人生百味

此心即归处

张昌涛

恰逢周末，老友自远方来。他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，“你以前是个路盲吧？现在克服得怎样？”

我有些难为情。不过，因为这个话题，我已被他虐了多遍，如今虽心有惘然也渐已释然。“好一些了。百分之一靠你提醒，百分之九十九靠自己兜兜转转。”

—

聊叙之间，记忆的阀门缓缓打开，眼前浮现出刚去 K 市读大学时的情景。

那时，交通还不够快捷便利，私家车稀少，更不知道高铁为何物。因为我的家乡去上海打工的人非常多，镇上就组建了几个长途车队，我便乘坐往返上海的大巴车去 K 市。

去上海的大巴，并不经过 K 市城区，司机每次都会在高速路旁某个不知名的偏僻角落，安排我下车。他信誓旦旦地说，那里距离大学校园不远。

我下车后拎起行李箱，沿着高速路的边缘，边走边查看隔离网，找到一处破损处就钻出去。然后，走过一段农村小路，来到一片陌生村庄。在村庄里边边走边询问，紧张地前行。问错几个人，走错几段路后，找到一个

公交站台。看到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，我如愿以偿地挤上去，就能顺利抵达校园。

为什么不打的呢？印象中村村里没见过出租车，而且学生时代，从来没产生过打的想法。那么，这条路走过一次，下次再走不就熟悉了吗？不能。因为大巴司机每次安排下车的地点都不一样。

这样反复多次，作为一个路盲，每次在寝室里安顿下来独自回想，总觉得从家乡来到 K 市下车的那个地方，将会一片荒凉。

也许习惯了不与父母和亲人沟通，当然，说出来他们也爱莫能助。对待此类难题，我一直自己摸索、尝试解决，任由那片荒凉在睡梦里一再迷失方向。

由此形成的内心暗流，也让我后来面对儿子从幼儿园升级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等陌生环境时，总是猜想他是不是会产生那般感受，就想方设法与他沟通交流。其实，这些旧日顾虑往往多余，今天的孩子的活力与朝气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记得一个晚上，大概忍不住好奇，室友问我为什么每次回学校都磨蹭到天黑。我道明原委，他呵呵一笑。家

住 H 市城区、从小就熟悉城市交通的他，教给我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：先在镇上乘坐大巴车，经过距离较近的 H 市城区时下车，然后再到 H 市长途汽车站与他会合……从此，每次都与室友相约乘车直达 K 市，开始享受愉快出行，省时省力更省心。

二

我考了驾照，刚学会开车那年，智能导航尚未兴起，我们自驾去临近的城市，常常要提前研究一下它的纸质地图。

不过，即使在自己居住的城市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我也经常依靠记忆一些标志性建筑物识别方向。那些看一眼地图就能分辨出东南西北，知道该往哪儿走的兄弟，在我眼里简直是行走的天才。

一日，大学毕业后在 H 市工作的大学室友，已成为我的老友，邀约去他的单位参加当代文学座谈：人的一生，都在为认知买单。

我被这座谈会的题目吸引，随即决定赴约。于是提前谋划行动，没想到却几经耽擱，开车进入 H 市区时，天色已黄昏。

陌生、复杂的路径，以及天黑看



瓦埠湖畔

徐 斌 摄

心香一瓣

早安，花匠

董川北

我家在一个旧小区，都是楼梯房。当初买一楼的住户，赠送有一块十几平方米的小草坪。只是，绝大多数户主，这些年以来，都将小草坪铲除，搭起顶棚，改建成了车库或杂物房。

不过，住我楼下的老张却是个意外，他家小草坪不仅没有铲除，还摆满了各种鲜花。火红的玫瑰、芬芳的茉莉、富贵的牡丹、娇艳的郁金香……一盆紧挨着一盆，小草坪变成了花团锦簇、招蜂引蝶的小花园。

老张已年逾七十，满头银发，但精神矍铄。施肥、松土、浇水、剪枝……老张戴着太阳帽，像一只勤劳的蜜蜂，每天都忙碌在小花园里。我注意到，有很多路过小花园的人，本来步履匆匆，却因为这些娇美的花，而放慢了脚步。大概突然嗅到的花香，让他们为之一振，顿时神清气爽起来。还有一个爱美的女孩子，忍不住停下来，变换着各种姿势，与花儿拍起了合照……

我这才发现，老张因为劳动，陶冶了情操，愉悦了身心。而更多的路人，因为这个小花园，变得元气满满，收获了一天的好心情。想到这里，看着楼下又在忙碌的花匠老张，我忍不住大声跟老张打招呼：“早安，花匠！”

“啊……”小女孩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，准备离去。

“爷爷的花不卖，但是可以送，免费送给爱花的人！”老张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中午放学回来，抱一盆回去吧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小女孩瞪大了清澈的眼睛，不敢相信，看到老张再次点头，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大声说道，“谢谢爷爷！”然后欢呼雀跃地走了。

“52 盆。”慈眉善目的老张呵呵一笑，“我不喜欢打麻将，也不喜欢出去钓鱼，就养花这点爱好。养花既能锻炼身体，又能充实退休生活。我觉得，养花，挺好。”我听了，对他竖起大拇指。

周末的早上，我窝在床上码字，时间长了，脖子酸胀。我下床来，推开窗棂，瞬间，微风裹挟着花香，轻轻柔柔地拂过面颊，拂过紧绷的神经，让人如饮薄酒，渐入微醺，我忍不住闭眼享受。那些劳苦的脑神经，终于一根一根，被花香酥软，归于心灵……

“哇，好漂亮的花儿！”此时楼下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背着乐器路过，发出的赞叹声吸引了

我。小女孩蹲下来，把鼻子凑近了一株郁金香，用力地嗅了嗅，然后笑容灿烂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。

“小朋友，这是要去上兴趣班吗？”老张看着小女孩问。

小女孩大声回答：“是的，爷爷。您的花好漂亮啊，我让我妈妈来买您一盆，可以吗？”

“爷爷的花不卖哎！”老张笑着说。

“啊……”小女孩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，准备离去。

“爷爷的花不卖，但是可以送，免费送给爱花的人！”老张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中午放学回来，抱一盆回去吧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小女孩瞪大了清澈的眼睛，不敢相信，看到老张再次点头，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大声说道，“谢谢爷爷！”然后欢呼雀跃地走了。

我注意到，有很多路过小花园的人，本来步履匆匆，却因为这些娇美的花，而放慢了脚步。大概突然嗅到的花香，让他们为之一振，顿时神清气爽起来。还有一个爱美的女孩子，忍不住停下来，变换着各种姿势，与花儿拍起了合照……

我这才发现，老张因为劳动，陶冶了情操，愉悦了身心。而更多的路人，因为这个小花园，变得元气满满，收获了一天的好心情。想到这里，看着楼下又在忙碌的花匠老张，我忍不住大声跟老张打招呼：“早安，花匠！”

凡人心迹

写，我看到古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也看到基层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更看到一大批新闻才俊在单位这个温暖大家庭中茁壮成长，还感受到社会各界对我们越来越多的关爱和期待，体会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无比艰辛和荣光。同时，也收获了能为基层新闻宣传事业尽一份责任、作一份贡献的自豪感和成就感。我为能在古城新闻宣传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足迹而感到欣慰。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丰富了人生，开阔了视野，锻炼了才干。我为能与古城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们在一起共事而感到开心和满足。

今天，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星期日，元旦假期的第二天。独自一人，驱车来到单位收拾办公用品。就在昨天接到通知，组织上已安排我转岗。这一天，虽已在脑海无数次演绎，但到临别之际，依然百感交集。

10 多年前的 2012 年，我从文旅系统调到新闻单位为业。这些年，经历过基层媒体改革、融合发展，透过摄像机、照相机的长焦和短焦镜头，经过记者、编辑的采访书

岁月留痕

腊味里的乡愁

周广玲



腊味飘香

王晓红 摄

刚进腊月，家家户户都弥漫着腊肉的香味，熏制腊肉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，仿佛在诉说着一种乡愁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思绪万千，想起了远方的家乡，想起了母亲的爱意，想起了那沉积在我心底的乡愁。

腊肉的制作过程繁复而漫长。新鲜的猪肉经过腌制、熏烤、风干等多个步骤，最终成为色泽红亮、口感醇厚的腊肉。这种独特的口感，让人一尝便知其来自何方。母亲是我们家的灵魂，她用一双巧手，为我们家制作了一道道美味佳肴。而腊肉，则是母亲最擅长的一种美食。每当腊月来临，母亲就会开始忙碌起来，准备熏制腊肉的各种材料。她会把新鲜的猪肉切成薄薄的片，用盐、花椒等调料腌制，再挂在火炉上慢慢熏干。那独特的香气，让人垂涎欲滴，而这种味道，就是乡愁的味道。

每当腊肉晾干后，我便迫不及待地品尝母亲的手艺。那腊肉的味道，咸香适口，肉质鲜嫩，口感丰富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想起家乡的寒冬腊月，围炉话家常的情景。那时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，谈笑风生，品尝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腊肉，感受着家的温暖和幸福。

家乡的腊肉，是一种生活，也是一种记忆。每逢冬季，家家户户都会忙着腌制腊肉。那是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年的期待，是对即将逝去的冬天的留恋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食物的敬畏。家乡的腊肉，不只是一道菜肴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乡愁是什么？对于在外打拼的人

世间万象

一盒饼干

王 辉

他从保龄球馆回到家中，已是下午四时，室内空无一人。他感觉肚子有点饿，他向来有在下午吃点心的习惯。正好，桌上放着一盒精致的饼干，便顺手打开盒盖，一股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。他取出一块饼干，配上一杯热腾腾的奶茶，细品品尝起来。嗯，味道真不错，很合他的口味。他大口嚼着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着吃着忽然笑了起来，光顾了吃，怎么没问是谁买的饼干呢？他想，是妻子吗？好像不是，妻子通常是不会买这种饼干的。难道是母亲买的？嗯，有可能。昨天母亲打来电话，说想孙子了。他明白母亲意思，就说过几天就带孩子来看她。刚才玩保龄球时，母亲又打来电话，但他因为玩得正投入就没接。是不是母亲等不及了，先过来了？再说母亲身上有一把自己家的钥匙。

说起这把钥匙还有一段故事呢。那是一年前的事了。有一天，他和妻子带着孩子郊游归来，快到家时，天色已黑，并且渐渐沥沥地下了小雨。他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临时搭建的车棚里，被风吹得瑟瑟发抖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母亲。他感到十分惊讶，问母亲：“妈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”母亲弯腰拎起脚边的一只篮子，说：“我包了些粽子给你们送来，门锁着，我又没

钥匙。”他说：“妈，真不好意思，让您大老远地亲自送来，您等了很久了吧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你们工作忙没时间，我反正退休在家，等等就等等吧。看看雨景，听听雨声，也蛮有趣的。”他听了，脸微微一红。他和妻子商量后，决定给母亲配一把他们家的钥匙。

想到这儿，他急忙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：“妈，你是不是又送饼干来啦？跟您说过我们会去看您的。”母亲说：“你们总说来，可……噢，对了，饼干好吃吗？妈记得你小时候就喜欢吃这种饼干。”他说：“好吃好吃。妈，您的记性真好，连我小时候的事都记得。妈，你怎么不等我们来了再走。”母亲说：“我已经等了好半天了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忽然想，会不会你们去我那儿了？我得赶紧回去做好菜给你们吃啊，一着急，就赶紧回来了。”他听了满脸羞愧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们马上过来了。”

正在这时，妻子提着大包小包领着孩子回家了，他一挥手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们这就到奶奶家去。”妻子说：“什么事这么急？”他向妻子和孩子讲述了刚刚与母亲的对话。妻子听了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刚好我菜都买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”孩子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：“太好了太好了！我要听奶奶讲月亮船的故事。”

奋斗，也从未敢懈怠。虽然有遗憾，但也有欣慰；虽然有付出，但更多的是庆幸和感恩。与古城的新闻事业相比，任何人的任何贡献，都是微不足道的，社会更多地是要关注今后和明天。实在没有必要在离开时，去自我总结过往所扮演的角色，更没必要去表达希望。社会在进步，事业在发展，只要我们努力，就始终充满希望。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虽然我将与我钟爱的基层新闻宣传工作告别，与我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同志们道别，但这么多年的朝夕相处、共同奋斗，我会倍加珍惜。你们的工作能力、业务水平、生活朝气、奉献精神都曾感动过我、激励过我、帮助过我，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，我将永远存储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伙伴们！今日的告别，是为了明天的出发。趁着好时光，收拾好行囊，抖擞起精神，准备新的行程吧。

不说再见！



川西姑娘

李 中 摄